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斌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五

武功

神武賦

有序

魏
陳琳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
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
無戰者已

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

之遐蹤惡先殺之懲寇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
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麟
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旂旄繼於電光
旆旣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
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輯瓌珍
茵氈幕幄攘纓帶佩不飾雕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
貝紫瑛縹碧玄綠黼錦績組罽毼皮服

東征賦 有序

魏
曹
植

建安十九年主師東征吳寇余與禁兵衛宮省然神武
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
幡旂轉而心異兮舟楫動而傷情
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
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
師旅馮皇穹之靈佑兮亮元勳之必舉
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禦
循戈櫓於清流兮汎雲梯而容與
禽元帥於中舟兮振靈威於東

野

紀征賦

魏 阮瑀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
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
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
而並序靖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讐
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蹟之
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之高岡目幽
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出征賦

魏 楊修

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庭
肇天子之命公總九伯

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驚華舫翼以鱗集
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蔽城隍而無垠於是州
牧覆舟水衡戒事飾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
焉江河之足忌公命臨淄守於鄴都侯懷大舜乃號乃
暮茂國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企歡愛之偏處兮
獨搔首於城隅

西征賦

魏
徐幹

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

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
徒荷祿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
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

征天山賦

魏
繁欽

素甲玄燄皓盱流光左駢雄戟右攢干將彤旅朱繒丹
羽絳房望之如火燄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芒
於是賴輻雲趨威弧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刀霧
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醜類殄滅

武軍賦

有序

魏陳琳

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齊焉瀉淇參周鹿菰十里爲
之以棘爲建修櫓二青霄寔深隄下三泉飛雲梯衝神
鈞之具不在孫吳之篇三畧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
莫得聞也乃作武軍賦

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
震漢李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擘攫神寶
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颯矣天之隆怒叫諸夏而號

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踰墨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
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啟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
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苟隱而動山光
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崇谿名工清堅皓鏘
修刺銳鋒陸陷蕊犀水截輕鴻鎧則東胡闕鞞百鍊精
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玄玄縹甲灼爍流光弩則幽都
筋角恒山縻翰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大黃沉紫直矢輕
弦當鋒摧決貫遐洞豎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象

弭繡質哲拊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箇露空踈焦銅毒鐵
麗較捷轉馬則飛雲絕景直矚駟駢駁龍紫鹿文的躡
魚走駿驚颺步象雲浮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
鳳峙灼有遺英鈎車轆轤九牛轉牽牽雷響激折櫓倒
垣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閣靈構上通紫霓下過三壚
蘊隆既備越有神鈎排雷衝則原本闕一字高原本闕一字烈炬
則頌名樓衝鈎競進熊虎爭先墮垣百疊敵樓數千炎
燧四舉元戎齊登整行按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

星陳干戈森其若林牙旗翻以如繪南轅反旆爰振其
旅胡馬駢足戎車齊軌

南征賦

有序

晉

陸雲

太安二年秋八月姦臣羊元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將
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
所及四海之內朔漠之表蒸徒羸糧而請奮胡馬欵塞
而思征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
以來未之有也粵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

於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揚匡霸之勛云爾

有皇晉之霸后資濟哲之叡聖崇文德於緝熙濟武功而保定應天鑒之昭華荷帝祐之休命步玉衡以觀八方在璇璣而齊七政芒芒神道化洽崇深仰戾天飛俯洞淵沉振南箕以鼓物冒慶雲而崇蔭恢天維以籠世廓宇宙而宅心濟博施之厚德鏗希聲之大音淵澤回而並注豪彥萃而為林九服維清諸夏謐靜肅慎回首

沙漠引領天和時降地靈夙挺結芳林之奇幹發珍禾
之神穎勵修德於億兆澄形於萬景在中葉之不競
遭皇家之毒亂悲國步之未夷仰夙興而昧旦括多方
而大誥集率土而貞觀致天屬於王畿肅宵征而省難
爾乃建黃鉞之靈威樹戎輅之高蓋伐隱天之雷鼓振
凌霄之電旆介夫揮戈而夙興武臣總干而啟邁振靈
韶之嘈嘈飛旗旒之藹藹虹旃泝風以委蛇霓旌蒙光
而容裔公徒十萬其會雲興悠悠華戎時固不承爾乃

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升塗蒙雨而復清景帶天
而光澄陪武臣於雕軒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
商飈肅其來應士憑威而響駭馬獻天而景凌臨川屯
於廣陸武騎被乎中陵類禡比京師徒經始桓桓先征
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羨王師之遵時茂七德
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
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軍政
於舊聞儼山立以崇會祭煙駭而興紛若溟海之引回

流岱靈之吐行雲於時玄冬首時陰風戒煞山澤含哀
天地肅乂間夜冽以澄清中原曠而曖昧戎士肅而咸
戒三軍紛而雜還長角哀叫以命旅金鼓隱訇而啟伐
景凌冥而四播音乘雲而上逝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
光俛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曜靈翕赫以增熾憤氣怫
鬱而凌煙狂飈起而妄駭行雲藹而芊眠旌旆翻其猗
靡驚燥因而嬋娟爾乃洪音雷動清聞剋廣凌雲發揮
萬里振響聲憑虛而天回烈駭空而地蕩映皓月而望

舒閣照重昏而大夜朗服縣炎揚而晁儵飛烽戟煜而
泱泱乃有熊羆之旅虓闕之將雄聲泉涌洩氣風亮超
三軍以奔厲賈餘勇而成壯汎洪音於寂寞先無形而
高唱紛若屯雲渙若積波遁陰匿景靜言勿譁絕倡寂
其既收萬夫翕而咸和嚴鼓隱而重戒景燧暝而星羅
烈蒙陰而仰假曜憑陽而登遐若扶桑之振華葉皓天
人之散朝霞超燭龍之絕景豈比象於百華

羊腸轉賦

晉

陸雲

爾乃使熊羆之士號闕之將雄聲泉湧逸氣風亮超三
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元聲而高
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謚靜言勿譁嚴
鼓隱其雷駭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
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及至景凌禮既畢
歸旅將振尋縈圓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沉驚颯
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
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俊臣於雕輅列名僚於

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
噓天而景凌

出師賦

有序

唐趙子卿

古之王者出師有征無戰然則兵革之事聖人是興蓋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帝乃欽若堯禹承天運行鮮
卑在圖夜郎無外而旄頭賊醜忘道弄邊河浸海寒障
路幽朔皇赫斯怒親師用征搖星燾神召募雄合白羽
森月朱旗爛空俾夫翕東海之焮波埽北荒之沙雪國

用長策人忘暫勞聊勝詠歌取思而賦賦曰

莫高匪天兮生我聖人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恩澤洪
融覆幬彌淳噴窮陸需無垠珍怪煙委而波屬蠻夷鳥
狎而蟲馴粵若鬼方兮獫狁孔狡固陰沍寒兮陵我河
津於是按玉劍而憑怒耀金戈而雷震禡蚩尤誓勾陳
會白帝騎蒼鱗天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鬪作
笳鼓之殷殷別有哮悍之旅毅勇之賓爰自幽并而投
石走巴楚而來臻鐵馬金甲虹旌電輪鳴弦者飛鴈由

其殞越揮戈者白日所以逡巡國體兵勢殊容共身既
出師於郭杜亦獵虜於新秦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
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怵釁流詠則梟獍懷親大荒搖
落知單于之鬼死層冰洋渙感天子之情春昆彙雜種
於何不臣寧直跨胡而北省亦當撫柔於叢榛海岱攸
類匪兵是遵固將歷三五而高視豈與夫費百萬於同
勤

出師賦

有序

唐趙伯勵

先天年獫狁孔熾動搖邊陲是以我國家有事於沙漠也徵甲選徒星馳雲集楚劔霜利吳鈞月懸將以驅日逐之首斬天驕之族蓋使烽堦無火亭障息肩大矣哉自古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藉雖不敏敢述賦云

赫哉帝唐葉啟累聖光明乾道洗清邦政德所以和懷四夷教所以平章百姓用能盡奄有於天下得樂推於羣黎鳳符以謳歌而適龍歷以揖讓而躋既神化之無外何鬼方之獨迷若乃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

以威其用師也以律琯戈電舉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
曜曜以衝星火色旌旗晝炎炎以寡日橫行有同於千
里止步不過於六七桓桓大將黃石老之兵符赳赳武
夫白猿公之劔術謀無再陳其來若神攻則必取諒資
於武既作氣以鼓行受服者實在乎國英雖假靈於廟
算決勝者亦關於天斷固將以拒十角之猖狂豈止埽
一隅之陵亂然後作寰宇之清謐成皇王之壯觀別有
其儀不忒詩書是則鱗翮初就將騰躍於風波冠劔末

從尚棲遑於翰墨願高闕之氣珍佇燕然之銘勒優哉
悠哉小臣高歌帝德

出師賦

唐 梁 獻

聖人乘時兮里社鳴聖人御宇兮天下平百姓日用而
不盡四方風動而化行外鎮武將內羅羣英既居尊以
體道思順文而偃兵何朔塞之醜類尚居邊而屢驚皇
赫斯怒授鉞四七告歷登壇選時習吉流紫泥之明誥
開黃石之秘術旌旗翩飀而篲雲刀劍燦爛而含日望

玄塞而徐邁度青門而迴出天子乃整師旅振威德班
列品類巾拂輶勒雜沓參差駢闐逼側隱隱軫軫鏘鏘
翼翼銳兵含氣武士作色後殿未出於朝庭前驅已羅
乎郊國大哉聖主乘時而撫內修恩德於以廣文外整
兵戈於以克武設魚麗布鷲鶴良將勁卒威武剛斷欲
使兇渠斬首豺狼惛竄一勞而逸永清疆畔爾其有征
無戰縑紉所陳兵不可恃惟道是親昔周君有敵雖戎
衣一解而夏禹將戰反修德七旬前君尚以行化而感

迷悛况我皇上聖德通神別有窮途下客流落羈棲書
劍不用山川幾迷失路空歎亨衢未躋幸逢明聖觸類
歸正既懷投筆之用希遇封侯之聘

西郊講武賦

以夏時閱兵俾
民知戰為韻

宋

田錫

五皇帝以品物咸寧方隅砥平當北闕之無事幸西郊
而講兵萬乘天旋按和鸞之節奏六師鱗萃分部伍以
縱橫蓋以安不忘危先王之訓理不忘亂聖人所慎雖
寶祚之重熙當昌朝之應運禮稱秋獮法無爽於威加

易貴師貞動必遵於豫順於是綸綍宣詞西郊戒期中
謁者傳出兵之令大司馬陳講武之儀甸人奉職以奔
走軍吏宵征而陸離觀象於天當太白垂芒之際陳師
於野協金風肅物之時於是駕太一之帝車出允方之
近甸聲容海蕩以川振扈從風驅而電轉宣傳號令若
驪山之閱兵分布陳行比滇池之教戰百萬之衆如虎
如貔三千被練如熊如羆或圓陣以右布或方陣兮左
施或靈鼉以進矣或金鉦以却之喧喧闐闐天地為之

震蕩乍離乍合山岳為之分披睿武皇威讐四夷而盡
恐軍般兵勇肅萬里以咸知既而臣下山呼天顏允悅
罷鷲鶴之行伍散魚麗之布列蚩尤扈蹕以遵路風后
陪乘而中節乃捨爵以賞賚迨策勲於功烈古稱耀德
我則克己以虔恭孰可去兵我則以時而講閱夫武有
七德修之於君天生五材用之於民靖亂四方必以武
而底定懷其萬國必用文以經綸是知武輔於文若雷
霆表昊穹之怒文經於武猶舟航濟巨川之津宜乎仁

君纂嗣於丕圖睿德方臻於至理總兵三百萬拓地萬
餘里整齊黎元混同書軌然春秋有閱兵之禮仲尼垂
教戰之旨故神武耀乎區域天威震乎遐邇書云夷夏
蠻貊罔不率俾

渡江賦

元
劉 因

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會
獵於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計地
勢審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劔客聞而過之曰

今茲大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其為我言
其勢處士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運天關握雄
圖祭雪壇神人赫爾折箭以首之遂超大河橫八荒跨
北岳漂九陽南極破而朔風烈長星滅而北辰張繼繼
承承臣僕萬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揚卯壓中原勢開混
茫蠢爾蠻荆何癡而狂自取征伐孰容爾強今乃提天
網頓地紘竭冀北之馬會天下之兵銜枚疾走攝號而
南行然後駢部曲列校隊總元戎誓將帥橫堅陣於高

岡招勝風於大旆鼓角鳴於地中旌麾拂於天外驍騎
輕車軒轅隱旬玄幕綠徽飛揚晦藹魚麗長蛇撼搖覆
載長鋌雪點流矢雨飛霜矛電激神劔颯馳精甲雲屯
白日爭輝扇燎原之猛勢奮蓋世之雄威嗚呼噫嘻吾
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
鬪業在征伐咆哮而貙兕怒感激而風雲變頽崑崙而
翻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為之蕩波丘陵為之震
眩使彼淮方之矮馬蠻溪之豪族延目望之固足以拳

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敵退不敢竄我乃擊奔霆而
倏昇怒長風而迅征一叱而建瓴折筭再鼓而瓦解土
崩於是環壘跨塹麾城下邑灌以流潦礮以巨石前喉
後背左排右掖一日之間一方之地開拓千里遂乃進
楚泗拔江都擊丹陽取南徐浙西之津破矣擁廬壽跨
烏江濟蕪海攻建康淮南之戍潰矣平舒翦斬順流而
下徑入潯陽江東之渡得矣掠荊州掩黃岡下江陵困
武昌湖北京西之逵通矣於時六師奮楫水馬吞舟駕

黃龍之雲颿御五牙之蜺幃斷橫江之鐵鎖焚柵岸之
河樓其勢也人人清河公一一韓擒虎小玉濬之樓船
凌伏波之銅柱朝發舳艫夕會南隅囊括百越杯觀五
湖靈旗所指席卷長驅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為黃泉
之土降則為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
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丘墟何其痛哉客
聞之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知大國有
征伐之力小國有禦敵之勢而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

川所以界封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里烽
櫓旗亭其形勝也臨谷為塞因山為障振扼喉襟天設
巨防蒼龍玄武之制白狗黃牛之狀鐵甕銅梁之固劔
門石關之壯峭峽東之狼尾聳荆門之虎牙持夔州之
百牢揭瞿塘之兩崖鳥道盤空杈牙刺天馬不得列車
不能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棧
雲梯石之役我主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功不補患
矣內則灘流迅急波濤洶湧狂瀾逆走絕壁障壅其所

鼓盪則盤渦谷角濤陵山頽隳雲道雨怒風轟雷狀如
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吞淮飲海滔
天而來中有舟艦被江旌甲燭日金翅青龍風烏水鷁
連檣萬里牽挽千尺篙工舟師選自閩粵靡颺風翫靈
胥掬馮夷策天吳察象馬之神機責千里於須臾東守
偃城之塢西屯采石之戍一舸據津萬夫莫渡孫權割
險而自霸曹丕望洋而迴馭加之以春水方生漲氣連
天翁鬱薰蒸跼墮飛鳶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

能飛渡我長江乎又若轉襄漢之粟漕江淮之資發武庫之兵剽犀象之皮鏤銅牙於龍川伐竹箭於會稽使巴渝趨捷善鬪之夫服而用之亦足以抗衡中原隔障蠻夷退以堅守而進以功持也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處士曰表裏山河備敗而已堅甲利兵應敵而已以勢禦勢固未知其孰利曾不知應之

以大機昭之以大義而有不可禦者我請為子籌之我

直而壯彼曲而老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一也彼江

塞之地盤亘萬里分兵以守之則力懸而勢屈聚兵以

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恃衣帶之水據手掌之隅

將惰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心愈踈三也彼荆鄂

之民舊經翦伐久痛瘡痍見旃裘而膽落夢堯窟而鬼

飛今聞大舉重被芟夷人心搖落士卒崩離四也彼留

我奉使讐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虎視長江亦

有年矣今天將啟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使將歸應
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孰謂宋之不可圖邪客於是怙
然失色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對矣

南征賦 有序

明 廖道南

毅皇北狩儻而南征星周月窮言旋鍾陵孽雄喧驕莫
可殫陳迺賦南征焉其辭曰

繫天王之南征兮赫神武其昭回懸日月於翠葆兮綴
星河於彤旄驅海若使清塗兮馭天吳而掀髯怒蚪龍

天矯以燭奕兮魁羅翔踴而環僂羣貞裂背而莫留兮
夫疇尸乎厲之媒探玄造之冥邈兮若啟休葉而中恢
雜舳舻以如雲兮列蒙衝於海隅揚鴻威於六漠兮允
猷孚於九垓曳黃能於羽淵兮駢白鱗於極浦悲罔象
而嘯馮夷兮虎足跼而脰頰彼曉虬之罔知兮亦何勤
恤乎蛆蚊咄凜安倫琳之方命兮干天紀而敢予侮往
遇器而傲狃奔兮盾犇訑而鋒狃猱嘻纖小之戲戲兮
昧煦沫其荼蠱滴彭蠡而流穢兮環孤山以橫度瞰圍

城而架雲衝兮矢雉堞其如雨
蹇烈夫之宣翊兮卒挾
續而投醪敷義勇以勤王兮
匪鞠窮庚癸而忘勞驚驚
鷲於淮蔡兮走虺虺於江之洲
羅鷲穎以貫槩兮亦奚
遺夫鷲獍而周周族鯤鯨以
聯類兮胡恣釋於鱣鮪而
蚘蟊甲水犀以鞭流兮梟白
蠹之兜鍪二廣四翼前茅
慮兮醢血肉其髑髏斂妖
侵於日表兮瑊珉蟲蛇
避焮而潛窈抑人謀之克
臧兮實天命之有主讓
帝闕以陳辭兮曰予躬
狩於白下遲六飛以作
好兮起邊燧於倏

憚將羯胡而師曳落河兮庸耀武於王之度髮盧彭濮
蠹而環衛兮寄象鞮譯翼其來護馴修狼之野心兮翦
孽狐之妖媮於皇真宰誘其衷兮念內寧而無乖神機
宵而割變兮何俟乎彳亍而徘徊歎山岳而淹江河兮
指鳳陵與燕臺將納民於軌物兮豈大往而小來莽鎧
甲其蒸霞兮虎橐靖而振龍紼駛輪轂而焯雷兮易綱
毳而襲貂蟬摘羽毛於天窰兮飾物采於雲旃望清塵
以引領兮士女跳躍而喧闐觀馳道其如堵兮父老泣

下而悲咽霽宿雪於明光兮沸廣儲之疏絃開太液之
堅冰兮簇昭陽之翠鈿藁晉陽之南威兮西雍飛燕優
紹而便娟爾乃樂班伯舉杜康建白旂開玄堂斥魍魎
斲獮狂納月華於杵指兮侈山容於柏梁裊篆煙於魚
藻兮促蓮漏於未央牖淵懿而開霽兮驟有事於南郊
神天訖而通地靈兮明禋閱祀而方交靄鼓編磬戛其
具陳兮六同五和鳳遂而鸞蕭肆鷄彝象鼎之備物兮
玄纁黃綺上下其膏管竭皇舞被舞之彰翩兮奏神功

之豐隆曰殲茲逆德而靡遺兮昭旂常而有終迺朝享
於紫宸兮受萬國之來同蚩尤格澤不足為熒惑兮延
祉祚於無窮揭乾柄爰自強兮惜震器而滋慎服道德
以持恒兮操剛健以居正環泰清其牧寧兮罔播棄乎
黎老之愁追遐軌而軼三五兮豈伯圖之罅釁重曰維
天祐民維聖建極維明明后永世作則高文啓運克貞
元符日晶天迴肇厥洪圖宣廟靖藩英帝草閏神謀內
裁龐基攸鎮肆我秦陵垂十八年豐亨豫大智神仁天

早建元良萬邦維慶崇文演武胥道胥正逆瑾旣族奸
芳用懲恪尊天度厥聲厥靈黜爾么麼黜奸國紀振落
發蒙崛強其旅王猷允塞先聲如雷如雷如霆四方震
驚弧矢載韜覃其文德文德昭回洽此四國深維大命
重輪重光繼繼繩繩萬葉無疆

招寶山閱兵觀海賦

有序

明

米萬鍾

皇帝膺錄之二年歲在玄默閱茂月次仲辜予謁直指
傅公於句章時公適大閱水陸並舉繼之以夜登招寶

山臨溟海余及海道洪君從公顧謂余賦之余謝不敏
敢拜嘉命賦曰

歸墟之濫溟渤之瀾胚渾太清瀕洞淼漫徒觀夫陰火
弱流之倏怪寒裔炎徼之鬱盤浙若無而若有託巽隅
之片干爰有鉅鎮越在灌門前襟搏木後枕四明安期
留舄而境迴任公蹲撻而波神適徐市之窮島望龍伯
之遐濱其忽荒奧陬壙窳窮垠吠封狐而蝟雄虺時矧
攫而甘人是用斥以重楸之警龔言以均服之振窺偵室

其罇要害扼其津羌小腆之蠢動馳羽檄之紛續妖纏
白草霧慘紅巾桴青徐之鼓宿山海之屯諒遊釜之終
糜既矍矍而震鄰維哲人之長慮基老謀於壯事緬七
伐之止齊將一鼓而作氣萃附注之君子菟兜螯之介
士帥以丈人董以大吏諏剛日以戒期余趨蹌而狎至
荷異數於御戎屬右韃以憑軾奉樽俎之清燕摩壁壘
以揚勵昉水續陸質明迨昧甫觀其水閱則卹然足以
駭矣其閱也樓櫓如烟芒檣刺天蘭錡齊榜儲胥衛焉

跬飛梯之爰業每三休而躋巔屹中艘以建閭翼傍艦
以開甄拳勇剗桀夏翼精妍三老競奮五兩高騫軍聲
振而海水為之沸風濤擊而士氣為之軒鼉背掣兮雲
旂亂魚眼射今日羽鮮張歛之勢迅奇正之機圓洵良
工之使馬儻沒人之忘淵固宜恬波來越裳之譯安瀾
迴楊僕之船爾乃執訊明威頒勞飾喜命駕崇丘弭節
高址臨招寶以揮觥掩浮歎而決皆周四瞬以無際但
連天之積水鯤鵬化於一勺日月經乎波裏神惝恍以

中疲目瞪眙而近眊俯營窳蠹旌蠹之懸察艤艤侈歌

戩之比倏如葉以如薺失京坻之前擬肆詰朝之再閱

嗟水德之靈明潮湧山其懷襄海展鏡以虛澄蓬壺若

可覩朝夕爽其恒啣坳堂兮噴漂瀾門軌兮濡輪逮波

委而瀾頽爰攢金而奏角轉青舫之沫鳧列緇壇而命

鶴雷厲焮舉鏗殺捲掇五色方引千花繡錯乍魚頡而

鳥舒忽風捲而雲落率然之首尾應鴛鴦之羽翼合弓

擬挂於若華駕將鞭乎蛟鯉涕蜩雲天飀譁廣莫雜縣

驚矯以避風馬銜閃屍而遯壑迄振旅之闐闐奄謚處
而恬漠忻暮戰之同朝待燔燎而繼作留餘照於魯戈
嗣前眺乎宿諾直瞰落伽傍睨三萼指虎蹲之將將辨
蛟門之嶽嶽何飄颻之帆影點微茫於天末已而渴蟻
酣昏傾烏黯夕列幕莽蒼視之同色欵一燧之高颺籠
萬燈而併出蜿蜃明虹之飲夭矯火龍之蟄始矩列以
摹璋旋規隨而效璧散似燭分聚若鱗翕惕暮夜之有
戎開一面以延敵變疊五而勝全踰丙夜而功訖推廓

略昭上下情懌若夫討而訓之以敵愾摩而勵之以聲

實多算勝而少敗否臧凶而律吉師以和克勇以方立

此固昭日星以提命窮穀櫛而不置者也猗使君之天

挺真虎躍而龍驤蔚文昌於紫極森武庫之清霜理蔡

絲而立斷控函鼎而弗恇擬手中之僕姑墮天上之機

槍審折膠以立威資省汎以立防余小子之厚幸瞻韎

韜於顏行聞鼓鞞以軒翥佐折衝而慨懷傾耳泛昆明

之水凝神騁金馬之鄉商烏號之肉好析夏服之楛良

運籌決勝此馬以覘嘯矢磨盾作檄竊欲附其末光頃
標狡之惕威竄頭顱於島航鬼已褫於先聲去卒罹夫
後殃悉俘而獻之闕下斯亦我武之維揚行洗兵於鯨
海會刷馬於龍荒華膺節鉞舄奕旂常期斯言之不忒
庶斯遊之不忘

馳射賦

魏
應
瑒

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遙於郊野聊娛遊於騁
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鞞於路左建丹旂於表路

羣駿籠於衡首咸皆騷裏與飛兔爾乃結翻伍齊倫匹
良樂授馬孫臆調駟籌算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
接湛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旒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
累礫流景倏忽紛紜絡繹次授二八驂駟激騁神足奔
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
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縈回
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駢牡既信且
閑揚驪沛艾蠖畧相連

立走馬賦

唐喬彞

元戎帳外兮何者雄躡絕電踏追風於是千旗已合萬
馬既匝槍壘環迴轅門洞開紛熒熒以照雪殷喋喋以
隨雷嚴鼓齊蒼山破一夫唱萬人和寒笳既鳴攢騎無
聲左右交入奔騰迸集鴻洞戢昏陰森嶷嶷揮鐵騎以
突空上金鞍而屹立輪寶刀以直視拔長劍而端揖奔
鯨絕海旋巨浪以尚遲餓鵲翻身寫長風而未急於是
神仙傲恍鬼怪呼吸擺金甲而作寒噴玉花而半溼脅

力既剛雄鋒莫當擲紅旌以顛倒按白刃以熒煌霍燿
滅沒離披頡頏引山河之奔走隨簸蕩以低昂訝夫虺
虺累跡從容自適互辟易沸霹靂豁千里以萬里迺左
射而右射餘掉青絲繫練影叫天閣揮落景雲旗一簸
翻古塞而半飛畫戟雙盤寫長風而自冷况復騰勇氣
耀紅塵倚精誠而張膽仗忠信以扶身妙能傑出其大
絕倫感平生之顧遇賭性命之逡巡既見知於挺特寧
有力於依因得逢堯舜之代以備爪牙之臣恨武揚之

尚狹踞高步而難伸皆曰若更渡交河絕大漠藏鐵羽
銷金錯橫穿馬邑雷鼓出於地中直上龍城將軍忽如
天落引皇風之披靡蕩殺氣以澄廓不離旗旆長隨衛
霍鞭八方之戎羯豁萬里而開拓騁輕趨之俊藝突沙
塞以取樂壯觀呈肅然清揚大旆入舊營

觀兵部馬射賦

以藝成而動舉
必有功為韻

唐

元

稹

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
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德擇材

官而奮武衛莫不以超乘者為雄中鵠者得祭用先才
捷志亦和平以多馬為能故以馬為試以得鹿為美故
以鹿為正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爭射者皆口諾
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為是馬逸騃騃士勇
伍蓄銳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
之妙忽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曾驥足之展矣翻
猿臂而射之揮弓電掣激矢風追方當耦象決裂麗龜
若爾摧班示偏工於小者安然飛鞚固無憂於殆而信

候蹄而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

能克備我爵可期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善量力者

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為我後皆曰措枉於

肘十得其九叅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

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必衝冠髮怒揚鞭氣逸引

滿雷砰騰陵颯疾皆窮百中之妙盡由一孔而出乃知

來者之藝蓋亦前人之匹若此則蹲甲壯潘揚解觀孔

信一場之獨擅終六轡之未總豈比夫浮雲迴度開月

影而彎環如雨橫飛挾星精而搖動雖當至理不忘庸
功天子垂衣儼鵠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閱騎從於南宮
貢士之程職司具舉會款塞五方之俗觀校將百夫之
主得雋為雄惟能是與星郎草奏上獻拱辰之方天驕
解顏喜見射鵰之侶客獨顧之而笑曰此蓋有司之拔
萃固非吾君之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而
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勵於爾躬吾將獻
爾於王所

射楊葉百中賦

以藝通於神動
不虛發為韻

唐

何據

於稽百氏爰得六藝射之制伎之銳既取象於逢蒙且
規模於飛衛寢石遇而洞啓蹲甲徹而激藝於是盼牂
牂之葉引解解之弓撥長弰而累氣慮輕葉之搖風心
與手兮冥合神與術兮玄同標的外準精和內融杯水
凝而色粲粲金鏑擬而光雄雄亦既縱橫鳴弦激羽馳
虛走空柳雖大忘於所志之外葉雖小舍之必取其中
力不屈道必通牢籠五善之奧總括百中之工時稱絕

技實曰巧發貴乎揖讓賤乎矜伐豈直忘歸貫星繁弱
御月鴈迸落於雲霄後洞叫於巖樾而已哉客有覩之
而歎曰弧矢之利器之維新而彼審鵠為美曷若中葉
可珍衆謂之葉我視如輪參於靈妙達於鬼神飛後鏃
而挺出劃前括而相循養叔之復一矢顏高之持六鈞
庸麗景而同塵此射禮所以宜爾射善所以溫如其發
也不虛慎於末善厥初角弓猶有勁楊葉碎無餘

百步穿楊葉賦

以藝精意專發
必能中為韻

唐

賈餗

有美一人兮操其矢獻其藝發茲手敏與彼心契廣場
爰設砥平乎百步之中衆目所瞻星流乎片葉之際恒
規規而月滿乍肅肅而風厲是時也固當審毫釐分巨
細槁木斯立自應往昔之無貫珠而來孰謂後難為繼
豈非妙歸至習道合惟精積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
而有程克中之時喫諾不能以施力造微之處離婁不
得以爭明不然則一矢之短寧期乎必至一葉之微若
有乎餘地諒有開而必先故無往而不利然後知射也

舍耳而任目外形而專意出乎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
中乃百全勿慮前功之併棄且夫稟絕倫之伎當明試
之前為衆所推發不可不中冀君所賞情不可不專由
是舍矢而破固葉是穿翻光而白雪馳羽振響而清風
激弦名加徹札術異攻堅非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
偏夫然則習藝者不得暫闕控弦者不可不發弦不發
則吾何以述藝不修則爾亦無必安得窮五善之妙出
百夫之能積時之功且棄必獲之美徒稱嗟夫今之習

射則多選材斯衆若穿楊葉者曠千載而一中

貫七札賦

以心平體正徹
彼堅剛為韻

唐楊弘貞

善乎養由之為弓也挾穿楊之技推貫金之誠左烏號
兮右青莖晚七屬之甲收百中之名神馳手敏體正心
平始則一以貫之將疊雙不息終則迭於徑也俾合七
而成穎脫洞達鱗差混并旁穿而雀角非勁深入而蚤
飛有聲夫蹲蛟函殼象弭量步遠邇迴眸徒倚指鏘鏘
之練取中於茲狀纍纍之珠其端若彼騫六以進吾無

間然吞八之名我異於是是知弦木之用貫革為先出一札而鋒銚自利踰百步而屏兕無全虛其中螳螂之衛徒設稽其數混沌之竅齊穿豈徒激白羽開月弦俾晉侯之禽自失漢將之石彌堅且韃橐既啓美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矜一發於巧心是誇妙捷豈憚重深疑疊翻之摧頽猶驚飲羽類縫裳之襞積尚謂紉鍼夫弓以火而勁其徹得火之正故將突函人之仁掩矍相之盛俾帶甲之士知皮之不存在引弓之人則心莫能競

故稱矢無虛發藝得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直探破
堅之理爾則乘剛方今寰海鏡清皇明朗徹澤宮是選
狸首為節望正鵠以進旅奉弧矢之成列然後徹札之
人庶驗其工拙

射已之鵠賦

以審諸已而
後能中為韻

唐

張友正

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偏無頗其精也在不
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三侯張而六鈞始發
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拍掌星飛庭除已因鵠修其

德惟積鵠為己任其射寧踈志氣中秩威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奏而匪疾匪徐原夫彼鵠父射為父子射為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假以成績修之在己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臻而有時奚俟專功繹志每歎於流年時中成人敢忘其寸晷以此懷之常憂殆而日月既往弧矢既持心超超兮有歲晷怳怳兮無時非不慎乎規矩遠恐失於毫釐周旋可託進退維茲鏃破的兮流光散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實此鵠之是念唯

彼侯之敢思立則唯心成因在手且一控而一發亦何
先而何後舍意雖晚和容已久喜滿勢而暫維媿直弦
之屢受若乃旌竿並舉侯狀皆升曉露中滴晴光上凝
觀武於茲可明七德之要取才於彼亦彰一藝之能以
其獨弄傍觀者衆豈比夫啼猿散繞飛鴈雙中儻射已
鳴之可稱冀鳴弦而再控

射中正鵠賦

以諸侯立戒衆士知訓為韻

唐

白居易

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

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
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隆殺廣場闢而堵牆開
射夫同而鐘鼓戒於以致國用修歲貢使技癢者出於
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
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
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
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蘊壯容外奮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今儀進退周旋仰先王之彛訓故

禮舉而義具且無聲而有聞及夫觀者坐入射者挺立
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
乃發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鐫忽飛不
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騁若徹札其再中也攬如貫
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氣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踴躍
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鴈落虛引而
猿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温如洒如遊於藝匪疾匪徐妙
能曲盡勇而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舒不出正

兮信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斯蓋弓矢
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正寧心驚而力疲則知善
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
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射之義雖百代而可知

大牙賦

有序

吳胡綜

黃武七年黃龍見夏口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
中進退眎其所向命綜為賦賦曰

狼弧垂象寔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

求厥成明明大吳寔天生德乃律天時制其神軍取象
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
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寔曰太常傑然特立
六軍所望

旗賦

以風日雲野軍
國清肅為韻

唐

李昂

遐國華之容衛諒茲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滅霜空乍
逶迤而掛霧忽搖曳以張風排迴驚鳥飛失斷鴻至若
混羽旗以橫野則覩之者目駭雜金鼓而特設則見之

者氣雄爾其誓將臨邊興師授律擁豹騎而長往指龍
山而衝出月陣聯雲星旄闔日迴五翎以草面挫三庭
而屈膝匪旗之佐彼軍容則何以沙場清謐明明我君
四海無塵立徽號建洪勳為旗削蚩尤之跡畫蛟龍之
文信侔功於巢燧諒比德於姜雲奄有天下體國經野
覽茲旗之財成故可得而言者儼孤峙以標衆列廣形
而助寡隨時卷舒任用行舍不務功以伐謀良有足而
稱也徒觀其進退繽紛旖旎三軍可仰可則光輝一國

輶示迷於指南何登車而逐北塞斷連營幸偈時清對
岌岌之臺殿間悠悠之旆旌陵紫霄而風掃逗碧落以
雲縈攬帝樓之晴樹弄天門之曉旌高則可仰犯乃不
傾每低昂以自守常居滿而望盈時亨大畜於何不育
永端容於太階沐皇風之清肅

靈旗賦

以隨所指方
敵必摧為韻

唐
獨孤授

術有以厭勝則靈旗之制可知寧不師古或取諸隨命
曰靈表神靈之託考其象亦象之在斯前史載焉可得

而舉用於兵禱之際在乎郊見之所詳厥制之由始信
法天而為紀翠華匪倫黃鳥可擬因通帛以作繪樹修
竿而直指三星前列成太一之靈旗九仞高懸拂堪輿
之壁壘垂彩揚光煥其有章牡荆郅揭而乍動登龍蚘
蟻而欲翔物之精也必異神之用也無方靡微風知其
整整含霽景觀夫央央惟是越人害及疆場彼則神怒
我將霆擊乃祈幽贊乃導彼役所以酌意於天所以信
威於敵撰辰其吉用致精一玄穹是饗太史祗被及瑄

玉既陳而靈旗獨出順徂征之所向庶獲醜之可必異
先登之螯弧同指佞之屈軼帝車爛爛靡豐部而見斗
君象昭昭狀寅賓之出日終能吞若裔土克全師律豈
得之於伐謀將有類於斯術嘗聞王者分厥德不回兩
階之舞分三苗寔來則吾君紹重華之廣運超帝徹之
雄才布澤而陽和乃發抗威而枯朽易摧且將舉天畢
以掩兇暴傾雲漢而滌氛埃古靈旗者奚足道於今哉

太史奉靈旗指蔡賦

以國家兵禱建
並神物為韻

唐
闕名

旗昭戎容武備天討上蔡干紀惟聖后之克誅南越徂
征穆漢皇於肇造仰垂象以徼福洎有司而請禱封疆
乃俟於指明寇虐方期於蕩埽詳其效虞典之舞羽體
周官之禡牙九仞屹以特立三星粲其增華分野高標
象指揮於帝力光耀旁發形耳目於兵家矧夫天飛龍
而載圖北有斗而上獻當我師之欲勇乘彼衆之胥怨
上宣其意將同乎十手所臨人授其蹤必在夫六苻之

建至乃直指遐舉申嚴叶時且殷祭以誠若視凶徒而
蠢茲小螫弧之先登今斯行也奉邛揭以東向神乎尊
之匪曳珠而極侈諒懸首而為期懿夫從人謀而罔咈
則異於九旗之物摠皇怒以不賓取貴於八方之神故
能殺敵啓靈申威定國蟠喜氣以將遠揚勝風而自北
儀在端表始令於斯貞以出人知嚮方用符於我戰則
克矣必彰翠鳳以崇麗法玄蛇而辨色適足以計其功
庸未可以靖乎氛匿睿畧無敵宸心有征倅制勝於左

杖聿稱材於牡荆方旗指以神輔俾蔡漬而功成蹈道不昧謀謨孔明徵太史於往制備唐年之主兵者哉

偃伯靈臺賦

以時成泰和伯義
悠久為韻

有序

唐

褚寔

偃伯師節也國家武成止戈文致皇極小宗伯樂之廣有命賦

國家執道紀酌天和敷皇極以協德作武成而止戈由是天子居穆清之中念康濟之策乃訊元老禮鴻碩恢至道以垂裕義靈臺以偃伯且以韜五兵屏三草服仁

義以為壁壘仗道德以為矛戟俾其庶績咸熙百工惟
時弓矢載橐詎資乎司馬之法仁義無敵寧取乎丈人
之師矧乎豐財保大之謂仁濟物安時之謂義義也者
所以溥洪暢之德仁也者所以廣生成之施我是以却
馬於糞車務仁於稽地然後頌大武歌由庾協神道以
廣運致人文以化成以左右萬物以厚利羣生則夫乾
元貞坤元亨彛倫敘而太階平豈不以其遠至邇安有
截無外却兩階之干羽頌五戎以冠帶百神肸蠁以屬

福二氣氤氳以交泰亦以播無疆之休昭有道之大固
能協乎上下承以天休俎豆陳而五刑措干戈戢而七
德脩展威儀之秩秩卷旌旆以悠悠始欲登三以咸五
豈徒歸馬而休牛尚矣哉茂祉之彰玄德之厚真神明
之所福宜配天地而長久偃師節於靈臺之上返淳風
於混元之首諒遊聖而難知徒扣虛而責有

擊柝賦

以封守勤固
禦暴為韻

唐崔琪

嚴城暮兮絕人蹤君門深兮開九重清矣擊柝出彼高

墉候銅壺而發箭雜鳧氏之鳴鐘響以應聲按更籌而

宣九陌內以達外禁姦慝而清四封何斯違斯是擊是

扣聲參投壤之擊知甚挈瓶之守風雨如晦不假鷄鳴

夙夜在公但見牛斗至若衛尉奉職金吾克勤蓋欲懲

寇暴亦以戒昏昕夜如何其歲聿云暮階凝冬雪月滿

蟾兔是時也哀響稍動寒聲轉布窈窕鳳凰之樓蕭瑟

銅駝之路於焉巡警自成險固復有空閨怨別幽客飄

寓心馳遼陽之戍衣化陸生之素聞一聲莫不闌干聽

萬籟悉以橫注當今六合肅清四夷即敘時無暴客邑
空囹圄彼干楯之事擊柝之所尚行於方隅猶用於軍
旅者蓋取諸豫備固吾守禦則知自我垂法寧云待暴
至矣哉居安思危亦從吾君之所好也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五

謹案第十一頁後一行尚棲遑于翰墨按文苑英華注遑一作遲

第二十九頁前三行蹲甲徹而激藝按文苑英華注藝疑作勢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楊葉碎無餘按文苑英華注不見於動不三字官韻

--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章宗瀛
膳錄監生 臣沈 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六

七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六

性道

性習相近遠賦

以君子之所
慎焉爲韻

唐鄭俞



性者生之質以靜爲君運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
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
而自得逐境者猶理絲而又禁且物之惑人無窮人之

徇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真妄之多端諒御用而由己至若習於所是則孟母之訓子其居也初闌闌之是鄰遂賈鬻而無恥及夫又徙於學徒示以墳史卒能振文行以標名鬱古今而播美豈不以性相近而習之至矣又若效之而非則壽陵之從師其故也等善行之無轍見大道之甚夷及夫邯鄲之學匍匐於茲既所能之未盡終故步而莫追豈不以習相遠而性亦失之固宜人定其情物安其所苟欲遷性習

以交喪易賢愚之攸處則舍於己而效於人學彌得而性彌阻述而莫息亦莫之禦是非乖理而亦徇未若襲慎而委順勿牽外以槩名在執中而克慎欽若與旨聞諸古先習之則善道可進守之則至理自全茲義也智所不染愚亦難遷儻中庸之可甄願斯焉而取焉

性習相近遠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為韻

唐白居易

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糾紛原夫性

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爲愚智之源邪正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由察所以考成敗而取舍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途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朴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性

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
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
相去幾許亦猶一派別隨渾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
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辨
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
於馴致外徇誠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
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
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為本見善則遷觀炯誠於既

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
之則衆心不等猶面如面焉誠哉習性之說吾將以為
教先

性猶湍水賦

以性之為善猶
水趨下為韻

唐侯

列

人立性兮誠明為本水激湍兮動直惟柔將以遊心於
澹故其從善如流天理斯在坎德可求謂冥懷而必將
流惡同赴勢而咸得處休至人之情唯當浩浩君子之
道所以猶猶原夫性本皆善誘成遷化湍有常行決而

上下得其道則致和平汨其流遂成姦詐故聖人行當
順動義不詭隨欲滔滔而處下逾潔將森森而致遠不
疲順意周流誠隨波而遷染由衷激發庶合道以云為
託以洗心從之潔已尊派別脈分之要道守滌瑕蕩穢
之至理符老君之立教心乃善泉同太史之奏言德方
在水勢雖相近意當一揆法潤下流謙之迹莫非有為
為之愛漂沙宕石之功是皆景行行止心源洞適德澤
潛敷在審思其決泄豈求潤於霑濡遠近相沿宛見為

仁由已始終共濟足見循道而趨不然則喪其真失其
正動必旁午志皆紛競安能使通達為無滯之姿稟受
成善利之性德如毛而轉潤行有葉而逾滋心鏡之前
若光明而上下察也情田之內同澹泊而左右流之懿
其義戒中人事標前典是明各有原本不可遷移豈徒
虛閱波瀾以方清淺若然者信乎孟子之言所謂懲惡
而勸善

動靜交相養賦有序

唐
白居易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
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做導命
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
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
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
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
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

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檝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鍵在輪為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

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
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
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
其時動必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
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
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
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宋

范仲淹

聖人生稟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
明生而神靈實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三代之英
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
誠也感於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既異初郁郁而
有融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上智不移無為而為蘊
彼精醇之志發為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
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
以見至矣之性所以成自然之識究其本也蓋鍾純粹

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
而非常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
而及者惟彼賢良顏生則自明而臻謂賢人而可擬夫
子則自誠而至與天道而彌彰若然則誠之道也既如
此明之道也又如彼蓋殊途而同致亦相須而成理發
乎仁義遂使跂而及之著乎聖神所謂誠則明矣且夫
明乃誠之表誠乃明之先存乎誠而正性既立貫乎明
而盛德迺宣有感必通始料乎在心為志不求而得終

知乎受命於天大矣哉考彼格言見茲元聖施為可觀
於君德動靜必遵於天命由至誠而達至明是為聖人
之性

一賦

以為文首出得
數之先為韻

唐

王

棨

昔庖氏為君斯文始分畫卦而初成陽位造書而肇見
人文豈非本自道生終云神得俾大行以虛數從黃鐘
而立則君子守以制性聖人抱而臨極然後彤弓是錫
天王嘉重耳之勲簞食見稱夫子美顏回之德萬物生

焉惟茲處先况乃聞而知十用以當千名立兮卓爾形
標兮了然許子之瓢既棄陳公之榻猶懸或有錢囊譏
世芻東稱賢改其月而為正月號其年而曰元年若夫
李陵呼時荆軻去日歌興三歎之唱智慚百慮之失為
山用竇魯論之義足徵載鬼以車周易之文斯出借如
寒暑相推薰蕕可知鷲百鳥而非匹龍三人而共為儉
德彌彰平仲之衆表安在仁心遠播成湯之三網猶施
既聞興國之言亦有傾城之顧措辭雖屈於子夏重諾

常推於季路天得地得膺千年出聖之期彼時此時叶
四海為家之數琴瑟專矣車書混之分杯羹而孰忍縫
尺布以堪悲雖云管仲能匡因成霸業未若蕭何如畫
永作邦基是知王居四大之初日冠三光之首目所加
而可取毛不拔而何有愚則立節無二千時未偶幸麟
角以成功庶桂枝而在手

一生二賦

以元氣之用生
是天地為韻

宋
文彥博

一者本乎妙道二者資乎混元道生一而既顯一生二

以斯存通幽洞冥作三才之肇祖從無入有為萬化之本原昔老氏以識鑒道樞心存義緯和光允執於衆妙施教遂熙於庶彙以謂一之所起蓋兆自於真宗二者何先必生因於冲氣察其所以因而陳之本無象而生有象自無為而成有為旁考斯文類黃鍾之生六律近探厥義同太極之分兩儀得不遠蹟真筌深窮妙用當始在於冲漠固未分於錯綜無名漸散惟道也寂爾而日彰有物將形惟一也淵兮而景從是故一由道以昭

著二因一以潛生清濁本茲而遂判剛柔自是以方成
為品物之宗我則觸類而長作聖人之式我則與時偕
行若然則大道俄分澆風漸靡既成形以成象則有非
而有是茫茫兮仗我生成浩浩兮因吾繼始狀麟麟之
華鼓起自推輪同皎皎之層氷生於積水則知一者生
乎立極二者兆乎先天見相生之道備得下濟之功全
當有儀未象之時包藏莫顯及自寡成多之際孕育無
邊懿哉事體無形功符不器始則混而為一終乃分而

為二故侯王得之以大寧可以經天而緯地

有物混成賦

宋王曾

妙物難模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
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
原夫未辨兩儀中含四象雖欲兆於形質曾莫知夫影
響問洪纖而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
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茲而一判昏明由是
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發或知

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芥大不充於寰海配一氣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有之基物者生物之先冥搜而兆朕斯顯寂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視焉且無訝深蟠於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強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

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

謂無為而為君子執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
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
由固秉持之在我剛柔有體將用舍以隨時今我后掌
握道樞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巍
乎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

太極賦

元陳樵

何太始之無始兮坤北希夷後不知其有終兮前不見
其肇基龐昧無朕何象何儀九乾何端八極何倪五方

何屬四維何施非圓何覆非方何祇五辰何撫六宗何
司為天道之大原兮有物混淪大不知其有外兮細又
入於無倫長上古以為生兮閱萬世而長存懷道體之
大全兮命元氣以為憑天人於是乎成性兮裂積氣而
標形方其函三義以為一兮氣磅礴而未伸清與污其
雜襲兮曾玄黃之未分邈沆漭而漫誕閬闔而幽紛
溟滓兮參寥冲漠兮細縕馮馮翼翼杳杳改改育白日
於瓊池孕明月於慈淵列象兮儲光孰辨兮昭昏於是

沉與頰垂清陽高抗下蓬勃而蒼藟上扶輿而森爽女
媧揭石以傍視儵忽廢鑿而自喪天經地緯成文成象
積氣舒光昭晰清朗川疏瀆融海涵岳壯四游上下與
時升降大寓左旋行無停輪玉衡斡流七政率循其出
入之息互為吐吞乘氣之機呼寒吹溫六月一息開陽
闔陰動為靜基靜為動源溫兮寒所伏寒兮溫所存極
不期復時往時來二氣所布是行四時襲四為五五氣
相滋方青歲之開先兮又握赤精而嗣之襲黃靈以白

藏兮又申之以玄煒冲氣蜿蟺陰化陽施彙列條分萬
類睢睢動行植跋鱗泳羽飛人道配天有仁有義天去
人其幾何雖殊分而一理無始之真吾其性五氣之精
吾其體故道至察於鳶魚氣可塞於天地也吾嘗望元
氣之輪囷兮思遠古之開元瞻天運之不息兮慨萬物
之芸芸物更謝而迭瘁兮皆太始之來昆曾渾淪之不
老兮世彌久而彌新夫天亦不能以自己兮吾又烏知
其門哉系曰無始之真肇混元兮為物祖始萬象先兮

思述祖德窮化源兮名則無有辭何宣兮昔有人兮襟
桂蘭問天不對兮餘千年四時錯行兮品物繁天對甚
侈兮非無言

太極賦

元黃潛

厥初馮翼以膏閣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而中立兮
配天地以為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曰道
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
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

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
日月以中天兮啓羣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日以
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
尊地卑燥溼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
萬物錯綜兮殊巨細與妍媸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
為厯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
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
為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

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竒論之後出子
穴墻垣為戶牖折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
不可使薰兮堊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
於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
悟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
無方疇敢索無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
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鈎深而
摘隱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竒而捷敏恃空言如繫影

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
誠之遺訓兮矢動息而弗讓庶反觀而有得兮明萬理
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詒兮聊抒意於斯文

太極賦

元 胡炳文

渾淪無外磅礴深廣孰鈎其玄為我指掌鼇極定位龍
馬負圖五十虛中天地其發我矣乎龜書天錫禹疇攸
則其中用五名曰皇極然則義之則圖也卦有文著有
策文王周公亦既有辭矣胡為不以太極言於易易者

陰陽代換之名極者陰陽代換之理後際不見其終前
瞻不見其始文王周公非不言也陰陽在是太極不離
乎是爾不離者物物各具不雜者物物統體渾然者如
此粲然者如彼造化氣也孰為氣之樞紐品彙形也孰
為形之根柢不有夫子孰明厥旨大哉易矣斯其至矣
夫文王周公未嘗言太極也而發之者仲尼仲尼未嘗
言無極也而明之者濂溪曰有曰無奚可歧而二之况
所謂無者非視之不見而言希非聽之不聞而曰夷蓋

言無形而有理非如屋極之極可以形窺也非如北極之極可以象推也濂溪之說吾知其非得之於師濂溪之心吾知其得之於仲尼仲尼得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得之庖羲混兮闢兮其無窮兮不言者非私言之者非離然則孰為天地之太極曰人孰為人之太極曰心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者陰陽二氣之會心者陰陽不測之神人之一身萬物咸備一方寸中具一天地所當得者將發之際原夫未發無偏無倚在圖書則中

各有五五中有一一非心之體乎在先天則萬化萬事
生乎心非即圖書之自中而起者乎動宜省察靜宜涵
養誠心在致其知勿忘勿助之長立身以德行為先立
言以明經為尚太極在我真實無妄往聖之絕學萬世
之太平方當於我乎有望也而况主靜以立人極幸有
聖人在乎上

橐籥賦

宋
王禹偁

伯陽以體道立言探乎極玄見乾坤之用也取橐籥而

比馬豈不以德無疆者謂之地功不宰者謂之天譬翕
張而氣作猶吹煦而聲傳用能萬物自化八音克全故
王者法之以虛受帝道用之而無偏者也原夫橐也者
利於鼓風籥也者存乎運吹雖有質以克殊且無心而
匪異故可以侔造化比天地一開一闔勃焉而元氣生
變宮變商泠然而正聲至亦如天道無為地道博施於
以麗百穀於以行四時皆虛中為動也故自外而應之
是以橐之用則飛霆走雷籥之運則如燻如篴信天地

之義若此而橐籥之理在茲得不求諸繫表取自無間
不言而動物妙用而循環趨聖域叩玄關昧其旨者徒
小心翼翼得其要者唯大智閑閑是知虛而不屈為橐
之師動而愈出為籥之資本虛無而生矣因形器以觀
其所以天地之心悠也久也帝皇之道斯焉取斯懿夫
二儀脗合一氣夷猶或動或靜克剛克柔取乎韜馬氣
動而物來斯應類乎笛也樂出而人無我求至矣哉天
地有大德其鼓動也于橐于籥天地有希聲其煦嫗也

維筭維籥雖小大之不類信擬議而咸若今我后道合
希夷心無適莫蓋囊括以為用豈管窺而可度所以百
姓日用而不知又孰見聖人之有作

窮神知化賦

宋 范仲淹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
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鈎深致遠明
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則不知不識化
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苟精義而入焉

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識陰陽舒慘之權察彼無方
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廣生之謂化妙用之謂神視其
體則歸於無物得其理則謂之聖人必先蹟其真宰然
後識其鴻鈞載審聰明見日居月諸之象寧迷胎蠻合
春生夏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
妙之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悟
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以化之布也無黨無偏神之理也
自然而然亦有究彼靈著審萬象而無失推茲妙律測

四時而罔愆若然則眇覲虛無遐觀妙有知微妙而斯
在欲擬議而何就所以虞舜運璇璣之日不爽昭回仲
尼窮易象之年自明休咎念茲在茲不可不知稽惡盈
而是則將應變以何疑以此觀天通乾道而明矣以斯
設教助人文而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
至神而有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見秉堯智以無為而
民自化

三才賦

宋 陳 普

嘗疑一陰一陽之九六兮迭相摩盪而為易迨大易之
既成兮爻位之數乃獨用其一九為龍而六為馬兮胡
為用馬而舍龍六十四之反易兮復重其數為三十六
宮蓋嘗為之深思兮六合之中惟一二而已矣是以卦
各三畫兮其中一畫其上戴而下履定體三而各二分
又天地之大義陰陽柔剛仁義兮遂成卦爻之六位五
上為天而初三為地兮二四在中而為人一為體而二
為易兮涵不盡之經綸一事尤要兮實為萬世之定主

以六包九六子主靜以為動靜之府天下萬善兮莫善
於太極圖之主靜天地亦以為主兮何獨聖人之仁義
中正有為本無為兮動亦定而靜亦定才者以其良能
兮良者以其自然之定性剛健悠久天之才兮行日月
而飛風霆一日十六萬里而過一度兮萬古三百六十
五日一周星約堪輿於其中兮剛風勁氣不足名使萬
類得以生成兮各當其性而如其情持載生育地之才
兮載華嶽而振河海兀浮空而不墜兮千古萬古而長

在德合乾之無疆兮分有大小而不失其大仁義禮樂
人之才兮位九五而致時雍達修六府而窮樂一簞兮
禹稷顏子無不同愛親敬兄兮亦無間於孩提之童三
者以其才則一兮其要惟以靜為宗惟以靜而行動靜
兮斯無一處之不通故易以六涵九六兮不過以陰為
陰陽之本動靜同一靜兮所以宏固而悠遠流行發用
陰一聽於陽兮然終以陰為家室男女皆育於女兮此
亦一事之可質何以謂之才兮註疏之儒皆未及各二

之為六兮此事尤當以為急不然堯舜何以無為無迹
文王何以無聲無臭而孔子何以無意無必也耶

靜賦有序

明
艾可久

孔子曰仁者靜諸葛武侯曰寧靜足以致遠人生而靜
之初合天地萬物為一體由無極生太極由太極而生
生相嬗於不窮靜之時義大矣哉世人徒以清虛恬淡
目之是因境為喧寂極其致只成一自了漢耳於靜乎
何居爰著靜賦以明所重者之別有在也其辭曰

繫乾坤之正位兮爰資始而資生惟亘古其永貞兮自得一以清寧極四仲之推遷而吹羣動以不息兮嘗行所無事而并忘健順之名彼帝禪王繼之各殊兮亦隨時因應而非有所矯拂以矜能嗟人情之佻巧兮殫智慮以經營日馳騫而不足子胥遊六鑿之府而委任夫心兵詐謀遽起詭變縱橫咸笑守正之為迂而謂造物者之可以力爭小之為田竇之擾擾大之為莽操之紛紛宇宙由此其不靜而人心愈長其翼陵矣於是獨行

之士谷處巖栖凡事巢許弟畜夷齊或逃虛乎鹿苑或
采真於丹梯好沉雲而洒月聽鶴唳與猿啼置理亂於
不問耽泉石以品題是但足為幽人達者之高致而難
語於審時度務者之神奇也嘗博觀乎古今上下之間
而歎動靜之殊途猶彼疆此界之異派高祖百戰百勝
而不免平城之圍太宗萬舉萬當而不免高麗之敗梁
武動心於佛法而致雁臺城之憂漢武動心於方士而
立召巫蠱之怪新法紛紜於朝野釀成南渡偏安官制

更變於殿庭一旦金川不戒是皆開創守成之令主而猶虧九仞之一簣所以周武却旅葬之貢漢文遺尉陀之書光武謝西域之使明宣捐交趾之區志存乎攘外不如安內而不肯廣驚而紛馳也豈惟君也臣亦有然臣道法乎坤而義取乎陰豈可以亢陽而召愆彼博陸之驂乘違惡盈而好謙彼文饒之秉軸亦炫能以招權彼黨人之月旦幾抗衡於龍袞彼道學之舉比思角勝於雞壇始焉害及其身而其繼禍延於國豈非不知處

後而一意乘先遂至無以自全乎馬伏波示嬰鑠之容
卒來薏苡之謗寇萊公惑朱能之說難免朱崖之行二
陸之相淪暗朝空悲鶴唳八關之連貶荒徼空說鶯鳴
彼自號賢智猶不能鑒事於未形而何有於貪權嗜利
冥頑不靈者乎爾乃復辟格天稽首歸政鳴鳥失音遵
渚明農奉清淨於蓋公而術崇黃老付翼儲於商皓而
歸伴赤松三公辭幾務而養望將軍釋兵柄以從容樽
浮綠野之醕蹇策靈鷲之峯皆名不樂居其名而功不

願尸其功者也若夫伏處荃茅盱衡世局方寄跡於屠
釣傭販已洞識乎興亡叛服爾其黃石授書漢馬扶轂
高吟梁父三分鼎足東山賭墅整暇鎮俗鎖骨珊珊唐
社勿屋青田望氣預調玉燭臨安守疆金鑿自復非有
淵異之識察微之智何遽同於數計而龜卜此實明理
觀世之學非靜無以洞其幾亦非靜無以持其軸也區
區清虛恬淡之士獨善則有之矣以云善俗則未也重
曰世糾紛兮賴淵識兮炳幾先兮守塞嘿兮不妄營兮

戢羽翼兮勿先時而亦不後時兮早審觀於六月之息
豈僅麋鹿之與羣兮而徒託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况
古來君相之胥協於靜兮安可不嗇智凝神而斂勲猷
於克一

知賦

周荀卿

皇天降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桀紂以亂湯
武以賢濬濬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
以修跖以空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

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泰寧臣愚不識願
聞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為親而
雜污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不
能掩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
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智若禹之行水賦

宋 孔平仲

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為喻蓋存心之自誠淵

然創物之謀敏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
靈萬類而生甄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
故則不致於交誦悖其本則浸成於大偽居惟適正委
美質之自然舉若下鴻措安流於無事審利圖害籌安
計危蘊千慮以無惑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處此不
汨亂以行之內畜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佞疏鑿適地
勢以流卑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周於外不滌源而滌
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較迹無間成功亦大可通

塞壅順意表以瀰淪如決懷襄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
計者流於機巧好辨者溺於空虛其弊明甚惟人戒歟
故我抱靈鑒以無隱導沉幾而自如心常惡其鑿也勢
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邇言聰明並決堯因之而急
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仁紹徽謀於平土德一
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兮必
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兮亦疏導其苦苟能此道宜效
皋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愈後世蘇張之辯勝

莊老之道鳴其耀才者或寵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絕
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濬川而逆行亦猶戕柳以
為之捲並非其質握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喻玉瑩
者楚有屈平侔著龜者秦聞樗里或以易變而貽誚或
以不知而為耻皆莫若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樂水

公生明賦

宋 許安世

事欲無蔽心宜盡公既守正以宅志遂生明而在躬祛
一意之黨偏不私乎物照百為之情偽罔汨於中若夫

外交事變之繁中固心誠之守以謂虛已鑒物則枉直
昭晰挾情適事則是非紛糾欲庶理之皆辨舍至公而
則不中立不倚始持正於羣倫旁燭無疆遂致明於萬
有無陂無側不阿不偏非妄惡也惡其衆之所棄非作
好也好其衆之所賢蓋依違牽制者固已去矣則明白
洞達者乃其自然百志惟寧居絕傾邪之漸五蒸不亂
遂觀昭曠之先蓋夫智因窒而後昏性以私而有黨愛
憎既絕則真偽必審取舍既平則善惡不爽抱純正以

中執涵機靈而內養所以主心善治湯無蔽塞之憂直
道欽承文有照臨之廣豈不以湛靜者人之性偏闇者
性之情知靜為本故虛之則定知闇為害故去之則明
正厥心官始閑邪而制物發為智燭終迪哲以通誠大
抵處有累之地者莫不徇私對無窮之變者鮮能不惑
凡適理以非眩由秉心之自克得不保守天質蹈行聖
則周而不比無一曲之蔽情靜之徐清有三知之入德
因知心乃物之鑒公為職之衡係吝既屏純明自生以

之察已則事至不惑推而成務則物來敢名是故君子
養源於以致忠邪之判大人正已豈徒無譖訴之行嗟
夫有為者易失其本心無憚者或迷於至理故任文黨
與以醜正恭顯庸回而嫉士智尚昧於自保識敢期於
遠視惟夫以公正為心明則生矣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六